籙異記

錄異記序

蜀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
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
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
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丼
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
雲醴泉異類爲人人爲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
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爲鴽野雞

爲蜃雀化爲蛤鷹化爲鳩星精降而爲賢臣嶽靈升而爲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莘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爲災爲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爲集録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叙

錄異記序

題録異記

杜光庭以方術事蜀昶是以昶亦好爲方士房中之術觀其所著録異記大都捃拾他説間入神僊玄怪之事用相證實如所記黄齊遇什邡老人言蜀之山川合爲帝王都而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此葢意在媚昶也使誠以蜀作號正可與以龔作名爲配至謂仙人許君夢神人請作水陸大醮可以證道及司馬凝正諠酔鬬毆毛意歡有一妻

一女皆自爲儕輩不妨婿酒誘免齋醮錢地耳
又如淮南王事一本葛洪神仙傳而謬加八公
姓名村鄙可笑而異人僊如虞君秪全節晉書
載記則杜宇鱉令又不足異邪即其載利州楊
謨洞有神仙出見亦聊略數語竟不知所見仙
人即山下王氏因飲病僧餘水闔門飛入洞中
耳此皆學凡識近急于成書取悅于祖故率率
如爾蜀檮杌謂祖好學爲文皆本于理見此得
無謂姑妄言之爲作捧腹大噱沈士龍識

余嘗讀唐書賓桂娘初爲李希烈強取桂娘謂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與希烈親將陳仙奇妻竇隂結卒以誅賊滿門每歎桂娘忠智有大男子所不及者及見録異記所載巧工劉萬餘詐誘黃巢大修城隍陰匱其錢穀巢亦竟用此敗又樂工鄧慢兒至死不肯爲巢一奏琵琶茲二人職優伶乎忠皆可録而萬餘功不在桂娘下乃唐書絕不見收盖以桂娘爲杜牧所記光庭羽流人忽以爲誕不足信故歐宋取彼削此

亦所託有幸有不幸也然光庭記朱桃椎茆茨賦謂是薛稷賦贈而蜀志作朱自賦宋劉光祖朱眞君祠堂記亦謂賦作自朱余因詳翫其序云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使朱自賦不宜張詡乃爾爲薛賦無疑又賦中語與蜀志時有小異處至末光庭删其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殉二桃二句改韻結之較似閒雅胡震亨識

題録異記

録異記目録

錄異記目錄終

録異記卷之一

蜀杜光庭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眞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辱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

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
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
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
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
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
霍之樹上葉淩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
黒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
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
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

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荅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僥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險以深山雖素宮闈誠衛斯吉儀等曰偉哉先生達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

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謂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泪流奔響深窅不測久歷年歲曾

無危塹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玉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衆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曰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

月令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盖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衆

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荅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郎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土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從其游者多

矣一日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閽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閽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閽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敎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

齡葉萬椿鳴九皐修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
嘘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廻日駐流役使
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
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會有過恐
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
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
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
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
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煑藥使王服之

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鷄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剏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

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鬢皎白戴金
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輿曰吾
近有材木可搆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
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
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輿元輿令人取之
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
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
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

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爲金仙縣道長山爲玄都山楊謨洞爲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爲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卽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乆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爲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刋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詰水官求救

不然卽有不測之釁愕然與之再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請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刋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

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袁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闒茸未

嘗拘檢毋於市肆里巷與人鬪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諠醉爲人所擊衆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汙辱道風亦且諠亂於我嶷正怒曰我爲僧人所辱何用生爲卽仆地而死逡廵肌肉青黒手足堅勁卽爲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秘器沐浴將斂歴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嘆莫

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椎者隱士也
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
冠聯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
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
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
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椎休偃於是焉有好
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武錫輪以為資前長
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

以尺牘並笑傲不荅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
初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説之乃作茀茨賦以
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
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
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
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
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迮
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
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遯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穩卧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對外孤標山旁逈出峭壁則崩剥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日

時或栖閑曉思景媚青春陶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逍遥巖磴之間逍遥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

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氷開
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
人交吾意不羡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
似幽棲長自戢

讚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
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歎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蜀杜光庭撰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皡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

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至碭石上望膚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賨

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眞先生李羲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𨻶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

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别擁鑪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别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内戸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㫁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

切宜愼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後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瘗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

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
成欣然携去云旣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
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
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
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
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
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
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

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恠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侍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

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倪士良開府權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賓番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虵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

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摶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兎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鄠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

外音問杳絶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眉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既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

縣儆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巴軍變矣蒲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黄齊爲隊軍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鬢皎白顔色瓔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舡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

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
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
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
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
前代聖賢鎭壓崗源穿絶地脉致其遲晚凡
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
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
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内去縣七十
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

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道士郄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遠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之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晬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

夫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炙眼尾其光遂絶巳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蕘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褐其兄魚臨亂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

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卽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寳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寳若能者斵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

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覩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

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克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

令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絶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

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鍠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

爲佛頷珠而已

趙鷰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鷰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旣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

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辨給頗好殺戮以捕魚罕豚爲業每鬬舡龍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髠髮繼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殕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槃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苻氏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溝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閒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

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眞君拔宅昇天之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

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戸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晏州刺史恬獨好道高臥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鑪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甘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

事恬爲老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霆合境告足厚贐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誡處謙曰吾之所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

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録異記卷之三

蜀杜光庭撰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至河東之師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窨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搖於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東晉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資公亦

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諭之爲朝廷故實政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宗幸褒梁蕭遘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懷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鄭合敬與中官賚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閹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

襄王之教非真其命也晉王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懌因之遘疾晉王疊命醫藥或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

失聲號呼嘔血而絶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
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
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絶筆
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
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
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别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
中丞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
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闕是夜

三更駕出貿雞憔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秉權中外畏憚憔不自安舁疾起既至僞詔加左常侍憔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罷朝野聞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黄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鄴于悰諸朝

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羣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

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慱築城池置樓櫓郤敵爲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剥楡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

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痹終不爲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與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見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痹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

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郎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嗄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爲已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塋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兎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爲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罩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

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一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每轉側皆湏數人扶舁以爲風痺藥餌攻之未効忽服痛且瘇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憒若有所覩頼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倮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

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忽如寐不寐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帔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横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横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爲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横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

、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扃鐍守護之因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覷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髩雪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擡其頭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燈就前牀

取鞋著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

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舂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巳及左綿郪縣鎮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之日大將軍迎駕合伺于道左任卽奔詣逼衢之側兵騎數千巳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

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絶久之介
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
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絶
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
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歷然在目是
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